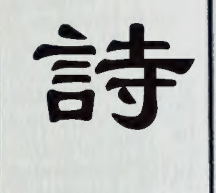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詩問卷六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蓀薇聯茹芬校字

雅　　　　　　曾孫男國璘瓚國珹璵同校字

大雅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疾重斂病人也威峻刑罪人也言蕩蕩然上帝乃下民之君今而疾威命多邪辟厲王之貪暴若帝使然也但王無得過有所恃天生眾民其命難信始而尊

貴是靡不有初卒以滅亡是鮮克有終王得不懼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文王曰者設辭也殷商斥紂也彊禦暴也掊克貪也慆淫也厲王監謗穆公不敢斥言故假文王咨嗟殷紂以風切之言紂於彊禦掊克之人乃使居位任事貪暴之德乃慆德也雖曰天降是人然汝又興起力任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

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而汝也作謂起宮廟也祝祈福也文王咨殷紂言爾所秉用以爲善類者皆是彊禦多怨之人此人緣己多怨欲媚王見王彊誘故造流言對王欲嫁害良人其掊克之臣爲寇盜攘奪財貨以供王用於內王又信衞巫維作祠廟詛祝之事靡有屆至究竟殷紂未必如厲王監謗好巫以其惡同故假言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氣健貌言汝任彊禦之臣使炰烋爲暴虐於中國又任掊克之臣使斂聚衆怨反以爲德所以然者爾以貪暴之故昏迷於德雖有背叛反側者自以爲無之有堪爲陪貳卿士者亦以爲無之顏師古云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傾側者有堪爲卿貳者皆不知之也炰烋傳云猶彭亨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湎飲酒齊色也言爾德不明多由於酒然非天之沈

湎爾也因爾於不義之人從而用之君臣縱飲既愆爾容止又無明晦恣意號呼使晝作夜也余問晝夜明晦如何別瑞玉曰醉目昬瞀當晝反以爲夜白日酣眠亦晝爲夜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尙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蟬也螗蝘也沸水涌也羹沸湯也奰本作𡙇多目視之也鬼方殷之諸侯或云楚也言羣小滿朝讙譁之聲大者如蜩小者如螗天下洶洶怨亂之聲大者

如沸小者如羹故曰小大皆近喪亡乃上之人猶尊尙其道由行之不知改是以內奰於國謂衞巫監謗道路以目也外延及鬼方謂熊渠畏之去其王號也瑞玉曰蜩螗似醉者之聲沸羹似醉者之狀奰醉而作氣之貌一怒遂伐鬼方案殷武奮伐荊楚朱子集傳以易高宗伐鬼方當之非也困學紀聞引後漢西羌傳武丁征西羌鬼方三年乃克竹書紀年武丁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洛鬼戎然則鬼方即鬼戎與○又引大戴禮帝繫篇陸終氏娶於鬼方氏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瑞玉曰言小人猖狂如此非上帝爲此不善之時殷不用舊人故爾今世雖無老成人尚有可爲人典刑者曾是無聽用之而任新進小人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顚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顚沛仆拔也揭蹶起貌瑞玉曰撥治也言大木雖揭然將仆其枝葉未有傷害先用土實其本根塈治之則得不蹶以喻國將傾其四方尙未盡離散急以德

迺其邦本則得不亡也故曰殷之明鏡不遠在夏桀之世殷不監夏故復如桀周不監殷嘗復如紂也其後厲王流於彘

蕩八章章八句

蕩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之行有似殷紂故爲文王歎紂之辭首章不及文王先序作者之意爲下起也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謙下也隅廉角也戾至也言威儀表德似宮室有隅彼外貌抑然謙下維其內德嚴正故也人亦有言無有大智而不若愚者彼眾人之愚維其主有此疾眞愚也若哲人之愚斯爲盛德之至儀觀不燿有似愚人爾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彊也命號令也言無彊於人人有威儀可訓化四方德行明直可順服四國有德則謀慮安詳大其謨

猷以審定其命遠其圖慮以先時布告然又必以身教焉敬慎威儀則維民法也瑞玉曰競爭也於人謙抑無爭則可訓行四方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于今武公自謂也興猶尊尚也言于今之人亂政敗德皆荒於酒時尚如此汝雖欲湛樂是從獨不念後人繼汝者效汝所爲無復有廣求先王之法度而執守者乎瑞玉曰戒子孫無得如時俗所尚將不能訓

法後人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
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章表也逷遠也承上言荒湛如是故今皇天不尊尚
之如彼泉流汝無隨波而靡相與陷溺俱亡是當早
夜精勤洒埽潔清以爲民表繕治甲兵蒐閱軍實以
戒備兵事之起以驅遠蠻方之人瑞玉曰教以嗣位
飭內安外謨之訏猶之遠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

不柔嘉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質成也玷缺也言飭內安外將以成定人民謹爾諸
侯之度以備不虞之患然成民謹度在出話威儀無
不柔善出話尤須愼密圭玷尙可磨鑢言玷不可救
治

無易由言無曰茍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
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讎對也承上言謹言之道心無輕易口無茍且無人
爲我捫持舌者故言不可縱逝也言之善惡無不讎

對猶德之美惡無不反報苟能出言合道順於羣臣
及庶民小子子孫可以繩繼萬民靡不承順矣瑞玉
曰朋友難馴小子無知故特言之萬民盡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
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
思
屋漏室西北隅也言常人敬德微顯殊觀視爾友君
子之時則和柔顏色不遠有愆過至爾室獨居或愧
於屋漏無曰此地庳隱莫予見也神來至此不可測

度恭敬之不遑況可厭射爾乎言神格者箋云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於西北隅此祭之末也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角總角也虹與訌同言循法度修德使盡美善容止威儀愼而不僭淑而不賊斯爲民之則如投桃報李理自然爾彼童而角者不達斯義反欲惑亂我小子當無聽之瑞玉曰投桃報李兒童嬉戲事戒小子無比頑童而遠於成人之道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瑞玉曰柔木梧桐也緡綸也以絲爲綸被之柔木爲琴瑟也言柔善之木可以受絲以與溫恭之人可以基德然此言也告哲人則知德而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欺之人各有心不能相强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旣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此下閔其愚而反覆導之也吁嗟汝小子爾倘未知

善否我非手攜之即口示之非面命之即耳提之盡心如此若曰我未有知則我既抱子爲人父矣人之爲父兄者心無盈厭早晨纔教子弟夜晚便望有成誰則能然我姑徐徐待之瑞玉曰提攜以手辟咡而詔所教蓋幼子童孫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此章憂其終不可教也言昊天甚明而爾獨昏故我生慘然不樂誨之詳熟聽之忽略不以我爲教道之

反以爲苦虐之若曰我未有知則我既耄矣老人之智可師小子之愚難化書云俾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止語辭復吁嗟小子言我告爾以舊事汝聽用之以自警庶可無大悔所謂舊事者我聞昔日天方艱難時曰有喪其國者其故不必遠取曉譬天之降禍皆不差由其君回遹其德使民大困急故爾舊事如此

小子可不戒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瑞玉曰衛武公戒子孫也余曰亦所以警王

據史記武公爲王朝卿士當幽王之世序云刺

厲王未詳又國語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

作懿戒以自儆韋昭云卽此詩牟氏曰衛武公

作者懿戒此乃抑詩爾亦未審誰作之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旬十日也劉爆爍而稀也倉兄未詳言桑葉初生柔茂其後不過旬日而捋采稀疏人失庇蔭以喻周之全盛曾未幾時忽然凋敝民以困病是以憂心不絕

明明上天寧不矜憐我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燼火餘也頻蹙也言厲王之末天下大亂車馬旌旂相望於道諸侯竝起亂生不平無國不殘滅民之丁壯盡行靡有黎首而居者俱被禍爲灰燼吁可哀哉

王奔彘而國運蹙亡矣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

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君子謂共和也厲階禍始也梗水上浮木也言國運

窮蹙民無資財天又不我養民無所止其疑惑欲往

將復何往國亂極矣幸而君子實爲國維秉其忠心

無所爭競此美共和也又言誰生亂階至今一身飄

泊如浮梗此哀厲王也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

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我我厲王也圉垂也言王居於彘憂心慇慇然念我舊國土宇不得歸由我生不時逢天厚怒僑在鎬京東自西奔往之飄泊無所定處我之見病既多矣我之邊垂之事又甚急謂王出奔民猶欲釋憾於王也

爲謀爲毖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毖慎也王既不歸二相遂代王行政詩人恐其不知急務故告之言謀國當須謹慎亂之景況斯能滅削

謀毖之道惟有憂恤百姓序用賢人此救亂之急務

猶濯能解熱也不然何由能善有相與及溺而已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

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僾唈也肅戒也荓使也言人遭厲王之暴如鄉風而

行唈不能息民有戒懼之心並云爵祿不我逮於是

退而稼穡爲力農之民以代祿食此人珍其稼穡以

爲寶利其代食以爲好不仕矣此申上文序爵之事

歎賢人之隱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贅與綴同荒虛也言天降喪亂旣滅我所立之王謂流餓也又降生蟲災令稼穡盡病哀痛中國之人俱懸綴而死戶盡空虛無復有衆力念穹蒼者此申上文憂恤之事歎民之靡遺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愼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君謂二相也言維此順理之君民人皆所瞻仰由

其秉忠心宣謀猶愼成其相業是功在王室者也乃

有不順之人專己獨是自以爲臧則有肺腸以二相

之事爲不宜造作言語俾民卒至於狂惑瑞玉曰考

愼其相以上美共和之功俾民卒狂以下窮貪人之

狀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

退維谷

甡甡衆行貌譖讒也言中林有鹿羣聚竝行朋友相

譖不能相善鹿之不如也進則爭名退則造謗進退

皆窮爾瑞玉曰谷前有山後有淵行則無路此言小人同而不和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言國有聖人不能用瞻之在百里外愚人得志反狂喜彼不肯自言其不能任意妄行何有畏忌乎瑞玉曰此言小人愚而自用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

廸進也復重也言不助國人爲亂者是良善人也乃
不求進用之攻王闔太子者是忍心人也乃眷顧重
復之用舍如此民之貪於爲亂其安爲荼毒固宜爾
此言小人去順效逆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
以中垢
隧道也瑞玉曰深谷藏風風空然大谷中是風行之隧
人亦有隧也良人作爲用善道此是仁風不順之人
如疾風揚塵行於垢穢中爾此言人各有黨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瑞玉曰又言大風有隧者大風所過能壞物猶貪人所至敗善黨也聽譖言則喜對誦正言而如醉凡是良人皆不用之悖亂如此反欲使我亦然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旣之陰女反予來赫

而爾也之往也赫怒貌言嗟爾貪人朋友予豈不知爾所爲者弋取民財如飛鳥人畏其威旣往而陰賂

汝汝反與來者以怒言貪心無厭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力

涼薄也言民本貪亂無極專爲涼薄善背叛汝又導之其爲善事是民不利者也汝亦不爲如云力不克及民邪辟作亂則汝專競用力助之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小曰盜大曰寇言民今尚未定專欲爲寇盜害王民

之涼也汝亦陽曰不可乃反陰爲背叛與君子爲讎

而善詈之汝雖自文曰背詈者非予然我既發汝姦

爲爾作歌矣爾何能欺我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桑柔序云芮伯刺厲王也愚謂厲王蒙塵共和

行政國之貪人亂心無厭不服二相所爲陰欲

敗之朋比爲姦幸災爲利芮良夫憂之而作非

刺厲王爾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

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舉舉祭也國有凶荒索鬼神祭之言時旱渴雨宣王夜仰視乃見雲漢昭然回轉於天無雨徵也王嗟歎云今之人不知有何罪國遭喪亂饑饉又重至我索祭鬼神犧牲罔敢愛其禮神之圭璧又已罄盡神寧不我聽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蘊蓄也隆盛也蟲蟲熱氣也瑞玉曰旱則百蟲作以

其蟲多故言蟲蟲爾郊祀天地宮祭宗廟瑞玉曰禋
煙也言燔燎之煙氣從郊外往宮廟不絕也奠以禮
神於上瘞以禮神於下斁敗也又言百神靡不尊事
之乃后稷不能勝災上帝又不臨視與其降災耗敗
下土寧使我躬自當之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
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兢兢恐也業業危也瑞玉曰如霆如雷吁嗟求雨之
聲余曰心中恐畏耳後如聞雷霆爾孑孤特貌言周

之喪亂所餘黎民至是無有孑遺者若復不雨是并
我亦不遺何得不相畏乎恐先祖之祀將摧落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
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云我無所言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言命將止絕也
靡瞻靡顧卽上帝不臨羣公先正雩祀所及百辟卿
士也以其有益於民祭之今曾不見助又呼父母先
祖何亦安然忍予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爲虐如惔如焚我心憚暑憂

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濯貌山無木川無水如濯也魃旱鬼也瑞玉曰
魃乃旱氣所生非必眞有此物因旱不止疑其爲虐
爾惔燎也熏灼也言羣公先正非惟不助而亦不聞
又呼昊天上帝降災不釋豈將令我避位而去乎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
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
怒
去亦遯也承上言我欲遯去避憂災則畏於非義故

黽勉求濟不敢去祈年孟冬祈年於天宗也言天何乃病我以旱其必有故我曾不知之祈報禮神甚早不晚上帝猶不度我心是必我恭敬未至爾果能敬恭明神宜無恨怒者而旱也皆自省責之辭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散施舍也無友無朋也無紀無算也庶正眾官之長冢宰以下皆官名能耐也卬我也里賴也言散財粟以賑其多無朋其費無算不獨公家爲然庶正冢宰

以施舍之故窮哉病哉趣馬師氏膳夫左右無人不
周救亦無不耐心爲之而倦止者公私交困財粟俱
空瞻我昊天云復如何而仰賴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
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
假至也贏餘也言瞻我昊天乃見星終無雨徵也大
夫君子益當助王賑卹明見至誠無得有私贏而不
散前既靡人不周爾勞也今大命近止不可棄爾成
勞非求爲我一身乃所以安定庶官又言瞻我昊天

何時惠我以寧雨則人心安

雲漢八章章十句

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也厲王之季比年大旱宣王嗣位遇災而懼欲弭之仍叔述王憂旱之辭自王曰於乎以下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又山名雍州之鎭也言嶽山高大降神靈和氣生甫侯及申伯爲周之楨榦以藩

屏四國布德澤於四方國家將興有開必先兆見於
山川豫生賢佐也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
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申本侯爵言伯者命爲方伯也登成也言申伯佐王
有功故王繼授之事改大其封邑爲南國諸侯矜式
又先命召伯定其宅成其國謝在周東南故曰南邦
召伯蓋以二伯主南諸侯是其世職故嘗謝事屬焉
使執其功也瑞玉問既邑謝矣於後仍稱申侯何余

曰諸侯有功加地進律謝是益封其申國故在疑後
經侵削還卽舊都爾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
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民功曰庸徹稅田也傅御治事之官私人家臣也言
謝邑旣定王乃策命爲伯謝當南國要衝鎭撫爲宜
故令因是謝人作起其功又命召伯正其經界定其
賦稅乃命傅御遷其私人先往以經紀其家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旣成旣成藐藐王

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

藐藐深貌濯濯明貌言申伯土功之事召伯營之始立城垣繼成寢廟定其人神之居寢廟成而藐藐然此召伯既竣事告王也王將遣申伯錫以四牡其馬之飾則有在首之金鉤在膺之樊纓濯濯然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介大也大圭信圭也近附近也王舅甫侯之屬周語云齊許申呂由大姜是皆於王爲舅也言王遣申伯

就國又賜以路車乘馬前錫四牡私恩也此之車馬正禮也因告之曰我謀爾居無如南土最善錫爾封圭爲寶往哉近與諸王舅比鄰共保南土也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信再宿也郿在鎬京西岐周東自鎬適申塗不經郿餞於此者古者封諸侯於廟王親至岐周封申伯東歸至郿因餞之還南者申伯受餞畢還鎬而南然後誠歸謝言誠者爲王前此數留不果行也又言王前

曰命召伯營謝已斂其稅賦積其餱糧使自京至謝

所在道路無歛乏之用速申伯之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

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周徧也言申伯老而壯率其徒御既入謝徧邦內皆

喜曰汝乎有善君也方至而國人相慶申伯之聲名

豈不顯乎以王舅之親兼資文武故足爲法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

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誦工師誦之也肆長也言申伯文武之才本其德也溫柔惠順而且剛直則能馴擾萬邦如手揉之然聲名彰聞於四國蓋欲申伯威德懷遠也因自序其詩意甚大其風諭悠長而美以送申伯令其常常歌誦自循省爾

崧高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贈申伯也宣王既伐南國爲其叛服不常申伯以元舅之親具文武之德益封於謝以鎮撫之尹吉甫作詩述其前功勉其後效

所以風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玆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樊侯字也言天生衆民具有形器其中皆有法則是民所執之常性無不好此美德者況天監周德昭明假至于下故保佑之爲生賢佐此言仲山甫生關氣運烝民皆好德見天子宜親賢也天生烝民四句言此者以見己之愛好仲山甫誠好其德不能自已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賦布也言仲山甫之德柔順嘉美動合法則以言其外威儀顏色皆善其內猶小心敬愼法古訓勉威儀懿德如此天子好其德順之使布敎令於四方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祖考謂周公獻公權德輿云山甫魯獻公仲子入輔於周食采於樊是也保保其身體喉舌所以言也言

王命仲山甫以冢宰統諸侯爲之法式繼汝祖考所行保護王躬保之之道其在內於王命善者宣出之否者納還之爲王喉舌其在外宣布政教於是四方發起應之此言山甫職任之重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旣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承上言賦政于外故王命嚴肅仲山甫奉行之式是百辟故邦國順否仲山甫辨明之內奉王命外長諸侯由其明於理哲於事以能保守其身令內外咸宜

又夙夜精勤以佐事天子此王躬是保之實瑞玉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言山甫不宜徂齊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茹食也言常人質性多偏彊弱易節茹柔吐剛莫不皆然惟仲山甫柔亦不茹故不侮矜寡剛亦不吐故不畏彊禦此柔嘉維則之實瑞玉曰山甫之柔也而不侮不畏君子以爲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

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甫補之
輶輕也儀匹也袞職王職也言人皆言德輕易舉民
鮮能之我就羣匹中圖度之能舉者惟仲山甫而已
心雖愛之而莫能助也因其德能自舉故王職有闕
失亦惟仲山甫補之瑞玉曰王欲立魯戲又料民大
原山甫皆諫善補袞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
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祖行祭也東方齊也言山甫宜居內補袞今出國門

祖道車徒疾馳猶以不及事爲憂又言四牡彊盛八
鸞鏘鳴欲何爲者乃王命城彼東方爾言非其職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
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穆深長也淸風淸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言仲山甫
徂齊非宜當竣事速歸但吉甫作誦言不盡意穆然
如淸風微遠感人自深又述作誦之意爲其去君永
念闕庭故我作詩慰之瑞玉曰穆如淸風似山甫之
德也

烝民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諷宣王也王之季年怠於政而多闕仲山甫數諫不聽命以徂齊輟其補衮之職已事遄歸心猶慊焉吉甫述其意以諷王爾

奕奕粱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粱山韓國之鎮也不庭方不來庭之國也言粱山下有倬然之道乃韓侯所從朝周受命者王

親命之爲諸侯使繼其祖考又言所命當恪恭守之
朕命不易得也韓鄉北國不庭者多當榦而正之以
佐汝君此則命爲侯伯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
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鞹鞃
淺幭鞗革金厄
張大也綏大綏旂竿首所建以爲表章也一云綏登
車索有采章也鏤刻金也錫當盧也瑞玉曰鉤膺馬
胸上飾鏤錫馬眉上飾又曰鞃式中也幭覆式也鞹

鞹以革持式使牢固又皮去毛柔耎當式中令手可
憑也淺幭以虎皮覆式竝覆軨皮不去毛取其服猛
且文柄也余曰金厄以金爲環纏搤轡首也此章本
其來朝受賜之事言韓侯來時奕奕然長大之四牡
乘之入覲以其介圭爲贄合瑞於王王錫旂章車服
備其儀飾見其德美足以稱之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
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
有且侯氏燕胥

顯父周卿士蔌菜殽也筍竹萌也蒲蒲蒻也且多貌

侯氏諸侯之稱言韓侯已覲反國祖道畢宿於屠顯

父以王命餞之余問餞時誇其酒殽足矣又言車馬

何爲瑞玉曰舊說顯父以王命贈焉竊疑車馬重既

未必追而贈之其贈維何問辭也乘馬路車答辭也

其贈當在韓侯臨行時此因餞追述之又言前在京

時籩豆盛多王與韓侯相燕樂亦追述之辭榮君貺

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

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厲王也蹶父周卿士姞姓也里采邑也祁祁徐靚也顧曲顧也禮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是也孔疏云此韓侯娶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娶但作者文及之爾言韓侯妻乃尊貴之女親迎蹶邑其車百兩顯其光美韓侯顧之受女登車時也爛其盈門謂娣媵從者燦爛鮮明且衆多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

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訏訏甫甫大也噳噳眾也貓似虎淺毛者也言蹶父甚武健爲王使於天下無國不到爲其女相擇所居無如韓國最樂因極陳韓國之樂山川交會民物殷繁喜其有此善居知韓姞嫁而安樂之箋云韓姞安之謚其婦道有顯譽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

其貔皮赤豹黃羆

先祖韓先祖武王子也時謂時節其貢獻蠻追貊皆國也藉稅也貔白狐也言大矣韓城乃昔燕師所築完以其時韓先祖受侯伯之命因以統率百蠻其祖如此故今王錫韓侯令追人貊人北方之國盡受之因以繼其先祖爲伯於是修其城池定其田賦貢其所有於王赤豹黃羆不言皮從上省文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命韓侯也宣王以北國屬韓侯以東方命

山甫以南土委申伯將以賢侯威德鎭服邊陲韓侯初立來見王錫命之任爲方伯首章述其命也卒章美其績也中言天子寵錫之事及大昏親迎之節著其賢爾日知錄云水經注聖水徑方城縣故城北又東南徑韓城東詩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王肅曰令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寒號非也案史記燕世家易水東分爲梁門令順天府固安縣有方城村郎漢之方城縣也水經注亦云濕水徑良鄉縣之北界歷梁山南高梁水出焉是所謂奕奕梁山者矣舊說以韓國在同州韓城縣曾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襄公封於北燕實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竊疑同州去燕二千餘里郎令召公爲司空亦當發民於近甸豈有役二千里外

之人而為築城者哉云云又考王符潛夫論曰周宣王時有韓侯其國近燕故詩云云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伐遷居海中漢時去古未遠當有傳授今以水經注為定○毛傳梁山韓城皆不言其地鄭氏箋乃云梁山今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至溥彼韓城燕師所完則鄭已自知其說之不通故訓燕為安而曰大矣彼韓國之城乃古平安時眾民之所築完惟王肅以梁山為涿郡方城縣之山而以燕為燕國孫毓亦云今於梁山則用鄭說於燕則用王說二者不可兼通云云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鋪陳也言江漢合而東流浮浮然武夫順流而下滔

滔然非敢安行遊止其來也惟淮夷是求既至其境
遂出車設旟非敢安行舒緩其來也惟淮夷是鋪謂
陳兵伐之兵貴神速出其不意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
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四方淮夷之旁國也淮夷既平又經營其旁國從之
叛者既成功則使傳遽告王告之辭曰淮夷倡亂四
方皆懷覬望今四方既平王國幸安定於時靡有爭
鬭者王心則可以安皆述告捷之辭

江漢之詩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極中也平淮告捷又言王命召虎者江漢之許地闊人繁疆界侵亂故王復命虎開闢四方侵地徹我疆土無重歛病民無苛急滋擾惟定其經制使來取中於王國爾當往疆之往理之至于南海而止皆述王命之辭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旬與徇同召公召康公奭瑞玉曰予小子謂召虎也對其祖言故稱小子公先公也余曰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滸徇其民人宣其德教在昔召公親受文王武王命維爲楨翰今虎無自卑曰予小子爾正當爾祖是肖開敏汝先公所爲我則用錫爾以福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卣中尊也文人文德之人謂文王也瑞玉曰召公也受賜歸告其祖余曰周岐周也賜爵祿必於大廟岐

周之地文王別廟在焉此述王策命之辭言賜爾圭瓚秬鬯又告文人錫之山川土田使於岐周受命從其祖康公受命文王之所以寵異之於是虎拜稽首受策又祝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也瑞玉曰又言虎拜稽首者欲答王策命宣揚天子之美作召公廟器勒成先祖之功而祝天子之壽又進戒言明明天子淮夷既平有令聞矣所願進

而不已無怠於終武功懋矣所願覃敷文德洽於四國則有似文武然

江漢六章章八句

江漢美召公平淮也周興西北去東南遠淮南之夷憑恃江漢爲亂南國擾召穆公順江漢而下討平之南土服詩人述以美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皇父南仲之後以卿士兼大師也南國徐方也言王

威嚴明顯所命之卿士乃以南仲爲大祖今大師皇父也命爲元帥使整齊六師脩治兵事兵凶戰危故既敬其謀申其戒命伐叛安民以惠南國爾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尹氏內史掌策命者也程國伯爵休父字也三事三農之事也王既自命皇父又謂尹氏策命休父爲司馬使左右行陳誓戒師旅將前軍先行循淮濱以覘徐土又戒之曰兵貴速也謀又須密當令所過之方

不遲留不止處三農皆就緒業如芸者不變然退山徐氏云徐北淮南其勢相倚淮者徐之出沒之地常伏匿爲亂藪王師自西北直搗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將歷淮浮海天戈亦難指矣故命將之初卽已定策循淮浦省之使徐夷不得越淮南奔也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瑞玉曰作動也余曰王往也言赫赫業業有威重之天子其往安舒而動師行有節制不緊相紹續亦不綏而遊散徐方諜者知之已絡繹騷動王又勒兵震驚之鼓譟之聲如雷霆徐方聞之則益震驚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進前也闞勇貌虓怒也仍重也截斷也瑞玉曰徐已震驚猶不服故王奮厥威武將與戰如震如怒如字未詳余曰如古本作而也箋及陸氏音義皆然王既震怒乃進虎臣命以厲其威猛陳兵厚集其陳於淮濆時出奇兵因仍執虜其衆天子又自以王師截淮浦斷其南奔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

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翰羽也苞本也此章合戰之事言王旅嘽嘽然合而擊如飛翰之疾分而出如江漢之盛靜而止如山之苞動而行如川之流緜緜而密翼翼而整奇則用謀故不可測正則以律故不可克用此師旅以濯征徐國瑞玉曰濯洗也可以蕩而洗之日知錄云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陳法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塞滿也瑞玉曰來者徐人自來同者淮夷竝來余曰
庭朝也言戰而勝不繫於勇由王之廟謨信滿於天
下先聲奪人徐方淮夷既來既同是乃天子之功非
師武臣之力也四方既平徐人來朝欲不回厲以爲
質王曰還歸寬以示恩

常武六章章八句

常武美宣王平徐也淮北之夷與徐戎竝興東
郊不開創於禽父西巡忘反警於穆王負固不
賓爲日舊矣宣王承厲王之後淮徐復叛遣將

征之而未有定也親履行閒僅乃克之詩人述其事因以爲戒爾瑞玉曰戰而捷亦云武矣然不可常也故篇名常武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塡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卬我也塡久也蟊害苗蟲也賊疾皆害人者也言瞻我昊天不愛下民而降大惡王室方騷邦靡定而士民病蟊賊外至蟊疾內生小人發姦表裏相煽爲害無有平夷止極之時刑罰酷虐罪人之罟張而不收

則民之病靡有平愈之期瑞玉曰蟊食苗根人不見之女寵陰蠱君心害國本亦似蟊然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收拘也說辭也言人有土田民人汝反奪有之此蟊賊之實宜無罪者反拘繫之宜有罪者反辭說之此罪罟之實土田民人諸侯卿大夫方有之無罪有罪則統言士民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

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城猶國也瑞玉曰得一智士可以興邦任一才女足以覆國淫昏之君視爲美色哲婦有識之人憎爲惡物鴟梟惟其懿之故多言亂聽爲禍之梯亂非天降由婦人爾余曰陽性開明陰性閉固難化不可敎不可誨者是維婦人與寺人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君子貴者也言婦寺能以其智辯窮人其心忮害其

言變詐始而譏譖其終不驗又復背其前說此其惡豈曰不極乎乃王猶不悟以爲彼胡能爲歷者昏闇之甚瑞玉曰在位之人貪利如賈而欲贏故三倍之利君子皆識之婦人無公事惟當安其蠶桑織紝而已褒姒胡不然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刺責也富福也言天何以責王神何以不福王由爾舍女戎之介狄反善人之是忌爾天神迭降不祥而

王不憂威儀不類先王而王不懼專己自恣善人盡
則邦國從之是以人亡而殄瘁瑞玉曰刺譏也幽王
淫恣天宜敬而何以譏詆之神富汝而反怨其不然
介狄繒西戎也介大也時方强盛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
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優多也幾近也言善人國之紀天不福王如降下羅
罔盡收去之故曰人之云亡可憂悲也不言婦寺害
之言天降罔者深悼之罔優則投者多罔幾則入者

近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言涌泉從出之深以興憂心從來之久邦之殄瘁不先不後何故我正當之又言天雖藐藐然高遠未嘗不仁愛人君壞亂之極無不能鞏固之者王能回心嚮道去婦寺親善良則不忝皇祖雖失於既往猶可救於後來也瑞玉曰救爾後者保其子孫時宜曰奔

申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卬刺幽王也王嬖褒姒任虢石父等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淫虐日滋善良道喪序云凡伯刺幽王大壞也瑞玉曰幽王九年王室始騷經言孔塡不寧邦靡有定蓋在九年以後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居國中也圉垂也言上天疾怒厚降喪亂病我以饑饉使民盡流移國中至邊垂莫不空虛然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訌潰也疏云訌字從言爭訟相陷也共與供同潰潰亂也瑞玉曰蟊如裒姒賊如虢石父讒臣嬖妾爭亂於內昏謂頑童椓謂刑人侏儒戚施莫供其職此皆惑亂邪辟之人王實用之使治平我邦呂刑云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故知椓謂刑人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

皋皋頑慢貌訿訿讒謗聲言小人皋皋訿訿政事必多缺失而王曾不知君子兢兢業業敬心甚久不寧

而其位甚貶瑞玉曰貶卑小也言君子位不稱德非必貶黜爾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苴水中浮草也言王用舍乖方無恩澤於民如彼歲旱之草不遂長茂枯槁無潤澤如棲於岸上之苴我視此邦無有不壞亂者瑞玉曰潰茂之潰亦亂也言草生蕃廡潰止言潰亂而後止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富福也疏麤也粺精也兄傳云茲也言昔則富善人
今時富小人也今雖病善人猶不若茲之甚也彼善
人無祿食疏而此小人反食粺何不自廢退以防賢
路乃復專主爲滋益使此亂更長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
兄斯弘不烖我躬
頻厓也池由外灌泉由內出瑞玉曰幽王任虢石父
王澤竭於國彼不肯云當從外益也孌寵褒姒王澤
竭於宮彼不肯云當從中益也言內外相蒙不盡忠

告於王故其害斯廣矣乃復專主滋益此亂使之更
大不慮災及我躬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
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先王謂宣王召公謂召虎蹙促也言昔宣王時召公
受王命式辟四方至于南海日闢國百里今幽王時
犬戎內侵諸侯外畔日蹙國百里豈謂今無賢臣乎
故又歎嗟言今去宣王未遠今之人不尚有故老舊
臣顧王用之爾瑞玉曰若以先王爲文武則不得云

尙有舊也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刺幽王也王任小人以致亂不道之時非無賢也有而不用用而不先爾親賢臣遠小人宣王所以中興親小人遠賢臣幽王所以傾頽傷時之亂望之如宣王之任召公爾篇首有旻篇終有召錯舉名篇瑞玉曰史載幽王無饑饉流亡事經有之蓋亦在九年王室始騷之後序云凡伯作

大雅三十一篇